

桔红东山□大美不言□黑
白之美□飘零的纯情□写
在梦断清宵□线条与世界

橄榄 *Canarium album* (Clusiaceae)
Burseraceae) 常绿乔木，豆科。互生，奇数羽大；核果椭圆形。性喜高温多湿，对土壤适应性强，可入药，核壳可制炭，核仁可榨油。

青橄榄书系



美意朦胧



□掇月□观弈□怡红快绿□鸟儿飞进我的
的老家和邻居□生与死的交情□杯盘狼藉
□重彩乾坤□花鸟鱼虫□笔意诗意与心
□瓷与中国□诗化的景致□牡丹和画牡丹
□神来之笔□有扇子真好□文人的字□中
国画描绘的是夜色

陈鹏举

上海书店出版社

青橄榄书系

美意朦胧

陈鹏举

上海书店出版社

策 划: 黄正民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王震坤
技术编辑: 张伟群

* 青橄榄书系 *

美 意 滕 朐

陈鹏举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187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7-80622-468-8 / I · 125	定价: 13.50 元

自序

人类和宇宙之间,最具亲和力的,是文字。说宇宙因为有了人类才是一种存在,不如说宇宙因为有了文字才是一种存在。说人类因为想念宇宙才有了生命的意义,不如说人类用文字想念着宇宙,才使人类自己生动起来。文字是如此地简易,简易得只是一些点划,可就是这些点点划划,让时间成了过客,让空间成了虚设。文字讲述着人天之间的真实和诗意的许许多多的事情,而且把这些事情讲述得遥远和悠长。

我无与伦比地喜欢文字,而且很庆幸我与生俱来地喜欢文字。在我年轻的时候,猛然觉得有一个人和文字一样美丽,我忍不住对她说,将来我会写出美丽的文字,丝毫不比她逊色。可惜她很遥远地走去了。因为在青灰色的城市里,所有的美丽都已不重要。之后我也写出了父亲的背影,可惜父亲已经苍老,他只是含着笑看看变成了铅字的文字。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度,铅字对一个老人来说,远是一种神圣。之后我把文字写给我的孩子,孩子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眼中,文字如果美丽如花,还不如面对鲜花。于是文字放逐了我。文字让我孤独起来,不过让我孤独得充分和圆满。因为文字让我沉湎于大宇宙,并有机会拥有大宇宙。

1996年12月30日

目 录

自序.....	1
---------	---

一个猜想

上山.....	3
桔红东山.....	7
大美不言	11
美意朦胧	14
黑白之美	17
生死之美	20
七月的寓言	24
桐庐三天	28
掇月	33
读词	37
雪	40
观弈	43
怡红快绿	46
枰上的世纪	49
一个猜想	52
鸟儿飞过	55

春日随感	58
悠悠楠溪江	62

杯 盘 往 事

我的老家和邻居	69
大禹的子孙	72
挥手三十年	75
同日生人	78
生与死的交情	81
杯盘往事	85
飘零的纯情	91
冲龄有幸见周公	95
一个秋天的下午	98
青铜与现代	100

雕 刻 亚 当

伟大的孤独	107
雕刻亚当	114
万曼留下的梦	118
写在梦断清宵	123
巨人与大佛	126
赵无极先生	130
富春伤心碧	134
重彩乾坤	137

神 来 之 笔

绍兴三章	151
------------	-----

花鸟鱼虫	153
笔意诗意与心意	155
岁月、年代与时光	157
文物的出土	159
昨天什么样	161
理想、艺术与人格	163
谢稚柳的诗	165
新发现的唐诗	167
瓷与中国	169
罗丹“三点”	171
诗化的景致	173
八道湾 11 号	175
线条与世界	177
关于喝茶	179
神来之笔	181
解牛相马与观鱼	183
也读石涛	185
牡丹和画牡丹	187
有扇子真好	189
名人留影	191
说“人物”	193
文人的字	195
中国画描绘的是夜色	197
“鉴定”一说	199
《清明上河图》	201
傅雷如是说	203
王勃名句	206

徐悲鸿	208
唐云	210
吴大羽	212
林则徐	214
黄永玉	216
林散之	218
王遽常	220
凡高	222
李可染	224
陈三立	226
张大千	228
赵无极	231
张充仁	233

说到河流

刘旦宅《对比艺术》序	237
江宏《赏图品画》序	239
潘亦孚《收藏者说》序	241
蔡国声《古玩集珍》序	243
陈炳昶《沧海遗珠》序	245
高阿申《赏陶识瓷》序	247
《刘一闻楹联书法集》序	250
《春彦指点录》序	253
《袁拿恩画集》序	255
《德水书法集》序	257
《德水藏品集》序	259
说到河流	261

一个猜想

上 山

我上山去。

山麓泊着一座小镇，几团夜雾。街，像一条静静的河，临街多是木质的门，掩着。茶馆的灯亮得最早，街沿的方木桌旁茶客两尊。脸色和紫砂壶相仿，说笑声很苍老，不清晰，大概是雾的缘故。

走出第七团夜雾。右边一弯镂空的围墙，内中立着一丛新楼，左边已是山脚，迎面立着一座石垒的牌坊。新楼和街坊，像熟睡了的马，一边是一群，一边是一匹。

新楼很远，牌坊很近。牌坊表面斧迹刀痕，不修边幅。是遥远年代的遗物，那匾额字迹模糊，想是被一只苍老的大手久久抚摸过。然而，它是山门。

我上山去。过了山门，便是石级。石级不成规矩，或如枕，或如斗，漫不经心地埋在草中。草湿漉漉的，踩去沙沙作响，沁出一汪汪水来。山形仍不分明，不如脚下窜过的几只蚂蚱真切。这石级实不好走，我爬得不由小喘。抬头望望，都是乱石荒草。石儿甚白，草也灰白色。人说这山泥，名谓“珠子泥”，是培兰佳品。看来此言不妄，有这肥肥的草儿作证。又行几级，头抬高些，又见一石砌牌坊，巍巍然的，仍是不修边幅，棱棱角角。只是晨光已近，可见牌坊的横匾，勒有“南国夫

子”四字。由此恍然：夜间上了言子墓道。

言子，孔夫子七十二贤中人，名列第九。原本也不甚了得，只是七十二人中，只有他一个生在了江南。于是有幸，与孔老夫子分享山河半壁。在言子坟前肃立，约莫三分钟，见坟有一石径，便仓皇遁去，若蚂蚱窜过状。上下一望，无云雾缭绕之胜，知是在小山之腰，不甘回走，把个难得一早起辜负。便又抬腿收腹，爬将上去。

晨光又近，山势渐陡。乱石更不像话，一堆堆裸出蓁草大半，如群羊蜷足衔草。

石级曲折周遭，级差或二、三寸，或是尺逾寻，抬腿，收腹，不多时，背脊沁出汗珠。只是上山之志弥坚。忽两盈大巨石逼目而至。腿腹顿觉不济，索性背靠巨石倒地而息。拭三次汗，拍走两只蚂蚱，见一鸟儿飞去发际，又爬起从巨石中穿过。又是一牌坊、一坟茔。此时天色泛白，细细一看，这崇陵，其实也不过是黄土一抔。枕着山崖，有一一人肩宽的弧形小径，将它与山壁隔开。小径深处，山壁之间嵌着三块石碑，摩碑而辨，明一清二，“仲雍”的字样勒得清晰。

这坟茔，要比石碑苍老得多，坟头白草纷披，已枯荣了三千余番。坟中此公的身世，史迹昭然，然俱已付往日尘埃。今宵此坟，唯明月一痕，吊客一个，偶尔一跃的蚂蚱几只而已。佛家语，不空即空，来去杳然，心中茫然。转念一想，仲雍之名毕竟难磨。一抔黄土，在芸芸众生面前，毕竟是一崇陵。

仲雍，渭水边古公亶父之子。亶父有子三，一泰伯，二仲雍，三季历。那回正是纣王酒池肉林的当儿，败象环生，亶父一日慨然而谈，说季历之子昌“能继吾业”。昌便是日后的周文王。亶父慧眼不凡，只是此言一出，已置泰伯、仲雍于无地。

昌虽有大才,但他只是亶父三子之子,要想继承王位,除非泰伯、仲雍夭亡。而昌不承王位,三千年一部煌煌中国史,就不是如今的面目。

历史有时由个人改变。泰伯、仲雍,这两位旷代之大贤,居然在亶父垂危之际,托言采药,双双东逃了。两位揖别渭水,不是为了逃难,不是为了逃命,不是为了逃亡,而是为了逃离王位。他俩不愿堵住昌的前程,挡掉昌解民于倒悬的机遇。倘使生于几百年前的舜尧之时,似不必如此仓皇,可是他俩确实生在了夏桀之后,于是他俩显得英勇起来,三千年之后还依然是英雄。

仲雍兄弟从渭水之滨东逃。千里风尘,月黑风高,山遥水远。细想起来,此行总不免餐风宿露,啼饥号寒,甚至是遭逢孔子困于陈蔡之厄运。然而,他俩果然东来了,跑得气喘吁吁,胫毛齐掉,这对难兄难弟怕只怕被追了回去,坐了王位,他俩跑得失魂落魄。

他们终于来到了东吴,也许他们以为跑到了大地的尽头,望海兴叹,还嫌不远,双双断发文身,依了东吴风俗,若出了“国籍”一般,隐姓埋名,好让侄儿死心塌地地去整顿乾坤。

作为吴地公民,因为其贤齐天先后成了吴君。此时吴地尚未有多大开化,吴君不过如酋长一般,只是琐事缠身,无利可图的差使。不过,仲雍兄弟的行藏,终使他俩延长了生命。泰伯死后,被葬于无锡鸿山,仲雍死后,葬此乌目山。因仲雍又名虞仲,于是乌目山易名虞山。仲雍也因此不死。一抔黄土也因虞山而成为崇陵。

站了好久想着当时仲雍临风西望,有国难投的滋味,觉得这滋味很旷古,也很现代。

我上山去。行至仲雍墓,不由心满意足,天边启明星发

亮,我打算转身爬下山去,去寻思在这坟茔前尚未溶尽的诗情。

低头寻觅石阶,忽见一只蚂蚱倏地又向前窜。

既然还有山路,我仍要上去,只是想不出,仲雍之上还能有哪路神仙。

1986年5月

桔 红 东 山

洞庭东山是桔的故乡,我去时正是果红蒂熟的初冬。

东山半落太湖之涯。盘山的车道一边是水,一边是山。车轮刚破了山界,密密匝匝的桔林蓦然扑眸而来,尤其是那几树在墨绿色的叶间,烂漫着、闪耀着的红桔,使我心旌摇曳。说来惭愧,已是哀乐中年,却至今未见过立于广宇之间,这么自由舒坦地呈现着天然色泽的桔树。我见过名画家陆抑非所作的《秋桔图》,总以为满笺的秋气,原是老子心绪的婆娑。直到今日,方知纵借天力,笔墨怕也难描造化之一二。因为感动,也因为目力不济的缘故,那满目的红桔,望去宛如无数耀人心灵的灯。

小车驶向桔红深处,树梢间的烟波、扁舟、山石、土坡,一时都恍然无迹。我不禁跳下车来,攀援而上,去细看那桔红,细看那亮起“桔灯”的水与山。

天地间除了人类,别有生命在。这桔红,便是蓬勃的生命。那满树上下,无拘无束地闪着桔红的,就像是血气方刚的男孩,而那在最高枝头沉甸甸地垂着数颗硕大的红果的,分明是负重得心如甘饴的母亲。极有分寸地擎着几枚桔红、枝叶凜然的那一株,满树透出原以为只有人类才会有的端庄和正气,而一株幼小的只噙着一枚红果的小桔树,美丽得像一个豆

蔻少女，更明媚得如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永远做不透的梦。

这跃动着的桔红的生命，引我走上了东山之巅。仰头望去，是一天的湛蓝，我的心旌又一番摇动起来。这湛蓝的天，一如景泰蓝，清纯隽永。这色泽，我只在壬戌中秋之夜，在黄山北海看过，那一回，天是被一轮闪亮的圆月朗照出来的，而今日，是被这昂扬舒坦的山峦、烟波浩淼的湖泊所依托着的。

山外天凝碧，
山中桔擎灯。

口占一联，真有去尘脱俗之感。

独立多时，我想起了屈原的《桔颂》，这首诗的大都词句，我已忘记，只记得曾使我感动的“受命不迁”四字。然而此刻，我竟不以为然起来。这桔树千百年来坦荡地生生不迁，恐怕并非是“受命不迁”的缘故，而该是“心不愿迁”。

桔树，生来是不乐意为转换空间，而疲于奔命的。她生命的意义在于对永恒的故土的迷恋。就东山的桔树而言，这片养育她的水，这片养育她的山，这片山水的清秋、寒春，朝曦、暮晖，所变幻出来的千种风姿，百般情思，岂是有限生命可以品尽？这是有别于飞鸟，甚至有别于人类的又同样伟大的生命的历程。

令我惊愕的是，在桔的故乡，还生活着与桔树有着同样洁愿、同样灵性的人。桔红深处，走出一对美丽的少女，她们笑语殷殷，同样是青蓝土布的头巾，青蓝土布的衣衫，背上同样是一个竹筐，内中满是不知名的草。“满山红桔女郎护，”此时与其说嚼出的是诗情，不如说更多的是人的纯情。

她们向山边走去，望着她们远去的俊俏的背影，也望见了

山边的陆行渡。天地之间，山水之中，恬静得出了神的陆行渡，墨是檐，雪是墙，隐约散见的明代双层顶的建筑，为同样水墨淋漓的尖顶的农舍所掩映。色彩中最平淡的黑、白，与满山的桔红相照，透出人类的淡泊和安详。阳光流过这陆行渡口，流过这渡口枕着的烟波，流过这渡口偎着的山峦。一种天造地设的美，一种由山翼和屋脊，向着烟波和蓝天舒展开去的美，令人想起闻名于世的呼吸着的海贝般的悉尼歌剧院，然而世上唯有天造地设的美，才能不朽。陆行渡，这个千百年来漂泊过多少舟楫、多少人事的渡口，曾使八十高龄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忘情地跃然前往。我想费教授去这个消融过悠长岁月的渡口，该是去寻找一个梦，寻找那株少女般羞涩的小桔树上悬着的那个梦。

东山之巅，透过掩映的桔红，可以眺见浩淼的烟波中，风姿绰约的三山岛。太湖有七十二岛屿，三山岛是迄今为止被发觉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公元1985年，在这仅有一点六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发现了古人类遗址和哺乳动物化石遗存，从而把太湖流域的人类史上溯到了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个伟大的岛屿，使长江流域找到了同黄河流域同样远古的中华民族的摇篮。

三山岛也有红桔，如今有一个村的居民，他们每天有舟楫来陆行渡，据说不消一个时辰。我眺望着烟波，我想穿越烟波到那边去。因为只一个时辰，就能走回一万年。只一个时辰，就能见到和桔树同样“心不愿迁”，而且比桔树有着更寂寞悠长历史，有着更伟大、充实的精神的人类的足迹。

魂绕烟波里，
三山一发青。